烧 窑

□许廷旺

豆大的汗珠顺着父亲清瘦的脸庞流下来，连长长的睫毛上都挂着汗珠。父亲顾不得擦去汗珠，有节奏地拨动着火棍。火棍就像指挥家手里的指挥棒，在父亲和火棍的作用下，火苗宛若千军万马从里往外喷发着火的温度与强度。若大的窑膛从外到里红彤彤、亮堂堂。原本那些灰秃秃、毫无光泽可言的瓦盆瓦罐瓦缸在火的煅烧下，也变成红色的透明体。细看，隐约看到若有若无的轮廓。

父亲轻轻地舒了口气，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天气格外的好。在父亲的操作下，木质充分燃烧，乳白色近似圆柱的烟缓缓、袅袅地升上天空，最终变得了无痕迹。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窑场开火了。

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父亲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守在窑场里。父亲能不能成功，就要等到7天后，那些瓦盆瓦罐瓦缸的成色、强度、响声……是否能赢得李文山挑剔的目光。

之前，烧窑工作是由李文山、曹哈喇子、父亲三人完成的。其实，窑场里只有他们三个人。可这次父亲与李文山发生了争执，李文山一来气，他要求父亲一个人完成七天七夜的烧窑工作。他本以为这样一要挟，父亲就主动放弃了，可父亲慷慨应允。当时，李文山一脸笑眯眯的神情僵住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总是半眯着眼打量人的眼睛瞪得特别大，他不敢相信，这个一口一个叫他“李师傅”的年轻人，竟然敢向他发出挑战。

两人争执的起因很简单，父亲发现了一处黏泥。黏泥是做瓦盆瓦罐瓦缸的原料。从寻找黏泥，到做成半成品，以及后来的煅烧成成品，都是由父亲他们三个人合作完成。确切地说是在李文山的领导下完成。李文山的眼光和手上的活儿决定着由他来完成整个过程，哪怕从最初的选泥开始。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黏泥与普通的泥没什么区别。30年后，我才知道黏泥是一种矿产，需要拍卖得到。

选泥是一项非常苛刻的工作。平时，李文山背着手，走在前面，父亲拎着一把锹跟在后面。李文山站住，往下瞟一眼，父亲心领神会，挖一锹黏泥。李文山、曹哈喇子两人蹲下来，每人手里捏一把黏泥，在两个手指肚间碾来碾去，看黏泥的黏度，其实是看里面的各种成分。李文山扔掉手里的黏泥，拍拍手，说这泥好，曹哈喇子点头，口水配合着他的声音飘了下来。接下来，父亲就开始往车上装泥。整个过程父亲只有低头干活。

不过，这次父亲却说了声“不”。李文山“啪”扔掉手里的黏泥，准备转身离开时，父亲开口了，“这黏泥好，里面有二氧化硅成分……”

李文山、曹哈喇子吃惊地看着父亲，他们做瓦盆瓦罐瓦缸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二氧化硅”这个词。

父亲说这话，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父亲学历虽然只是初中，但成绩却是最好的。

李文山知道说术语不是父亲的对手，开始摆资格，手指着自己的眼睛，“我相信它。”

父亲视线转向曹哈喇子。曹哈喇子头都没抬，“我相信李师傅的眼光。”

二比一，父亲输了，可父亲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相信这泥烧出的瓦盆瓦罐瓦缸可与景德镇的瓷器相比。”

李文山走了，撇着嘴走的。曹哈喇子拉住父亲的手，一脸莫名其妙，“景德镇是哪儿？是不是离我们很近？”

接下来，父亲用他选的泥做了一窑的瓦盆瓦罐瓦缸，当然李文山、曹哈喇子也参与了。这些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两个多月里，李文山一直黑着脸，没有跟父亲说一句话。曹哈喇子时不时摇头，准备说几句，可话没有说出来，哈喇子先出来了。他木纳、口拙。瓦盆瓦罐瓦缸装进窑的前一夜，曹哈喇子准备与父亲说两句，不巧的是李文山出现了，曹哈喇子暗中向父亲竖起大拇指。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心里紧悬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其实，父亲的心仍悬在半空中。在他们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分做，七分烧。也就是说七天七夜的煅烧对瓦盆瓦罐瓦缸尤为重要，能不能成为成品全靠这几天的时间了。从最初的起火，到强火，再到硬火，以及最后的撤火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严格的要求不是背一背就能完成的，完全需要烧窑人的眼力、经验，每个时段用多少热度的火，火候的掌控、火料的选择都要烧窑人自己做出决定。整个过程要缜密、果敢，不亚于一场战斗。其实父亲身上的重担要比这多得多，即使这一窑的瓦盆瓦罐瓦缸成功了，没有任何残品、次品，也不能证明父亲赢了。这次烧出来的产品无论成色，还是强度上，哪怕响声都要超过此前的任何产品，才能让李文山心服口服。更何况，烧窑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父亲把这些都压在心里，连母亲都没有告诉。

父亲两眼紧紧盯着窑膛，窑膛源源不断地往外喷着灼人的温度。长时间的高温蒸发了父亲体内的水分，原本消瘦的父亲更加消瘦。母亲给父亲沏了酽酽的茶。多年来，父亲只有这惟一的嗜好，父亲说，喝足酽茶不会口渴。

其实，父亲还担心一点：塌窑。瓦盆瓦罐瓦缸都是父亲一人装进窑的。父亲小心地把它们摆好，其间，留下足够宽的烟道。父亲有他的道理，这种过宽的烟道能让每件产品最大面积接受火的灼烤。可随之而来的是，烟道过宽，就有塌窑的危险。瓦盆瓦罐瓦缸这些器皿，能否承载过多的重量呢？还是个未知数。

装窑的时候，曹哈喇子来了，当看到父亲留下过宽的烟道时，他看了一眼父亲。当他看到父亲目光明亮时，知道父亲是有意这样设计的。

父亲小心拨弄着火棍，窑膛内每一次火的轰响都惹得父亲多看几眼。整整一夜过去了，烧窑度过了危险期，过宽的火道经受住了考验。

只一夜，父亲又瘦了许多，那一双大眼显得出奇的大。

中午，高云来了。高云站在窑门前，背着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黑不溜秋的父亲，“哟，这窑还度过了一天。”

炽热的天气和灼热的窑火快把父亲烤成肉干了。父亲没心情，也不可能想到这么大热的天，竟然有人跑到大火炉附近看风景。父亲没有听到高云的话。

高云不得不提高嗓门儿，“我说，你这窑还没有塌！”说完，高云嘿嘿嘿地笑了，他的笑声富有磁力与响度。

高云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他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整洁、鲜亮。头发梳理得有板有型，如同被牛犊子舔过似的（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样形容，其实那是护发膏的作用。大家总这样说，以至有一段时间，我总认为，高云每天之所以早早起来，都是跑到牛犊子前面，认认真真地被舔上一阵）。高云虽像父亲一样与泥土打交道，皮肤却如同雪白的豆腐，白嫩、细腻。这一点，高云一点不避嫌，总把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过分地展示给众人看。他除了保持与父亲他们不一样外，而且有意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不吸烟，不沾酒，甚至不吃葱花。有人好奇，故意在菜里下了少许的葱花，让高云品尝。高云夹起筷子，菜刚到嘴里，就吐了出来，大声诅咒起来。

就是这个烟酒不沾的人，后来竟然得了一种并不奇怪的病——半身不遂。30年后，我再次见到高云，他歪躺在轮椅上，浑身脏兮兮的，不停地流着口水。脸上的肉灰秃秃、松塌塌，目光呆滞，终日昏沉沉的。在我数次说出我的小名后，他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大概出于一种礼貌，不得不应答我。我多次留意，希望能找出他当年背着手，声音宏亮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情景，哪怕星星点点，可惜，很难再找出当年的影子，他保持完美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一段时间，我总恍惚30年后的高云与30年前的那个高云是两个人。

高云仿佛是来欣赏在大火炉前跑来跑去的小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父亲。对于父亲没有及时发现他这个大活人，他再也保持不住一脸的平静，开始斜视父亲，撇着嘴。

父亲第二次抱薪柴时发现了高云。

“你怎么来了？”父亲感觉不妥，马上改口道，“这么大热的天，你不嫌热？”

高云扫了一眼父亲，仰头看天，天高云淡，好的不能再好了。“看样子，要下雨了。”高云富有穿透力的嗓音紧随着父亲的身影追了过去，可被烧窑折磨了一天一夜的父亲根本没有听到。

我看到了这一幕，也听到了高云说的话。

“胡说，好好的天哪儿来的雨。”我大声喊道。

烧窑期间最忌讳下雨了。雨不知不觉间夺走窑的温度与热度，雨还浸透在薪柴里。一旦雨势过大，将大大影响到烧出来的产品，那就如同在关键时刻缺少营养的婴儿，无论身材，还是肤色，无法与那些及时补充营养的婴儿相提并论。

高云横了我一眼，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不像秋明的儿子。”

秋明是爸爸的名字。

我狠狠瞪着高云，他转回视线，得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背着手走了。

黄昏，李文杰领着一些人来了，他们手里拎着鸡脖、鸭头……甚至还有6个活蹦乱跳的跳兔。跳兔是我们这里常见的一种小动物，喜欢生活在沙丘与草地里。它们的外形和皮毛的颜色很像兔子，而且善于蹦跳着行走，其速度之快，远远超出想象，所以给它起了个极其贴切的名字——跳兔。李文杰是李文山的弟弟。

在众人不解、怀疑、嘲笑的目光中，窑场竟然安安全全的，这惹得李文山再也坐不住了，让弟弟来看看。李文杰是个鬼精的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父亲的怀疑。

李文杰抓过一只跳兔，一手拎着跳兔的两只耳朵，一手弄破跳兔的皮毛，再用力一撸，只听跳兔一声尖叫，顿时变得血淋淋的。李文杰再用力，掐掉跳兔的皮，用根火钎子从后身串过，跳兔像模像样地站立起来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我却看得目瞪口呆。

李文杰手里拿着两个穿了跳兔的钎子，走向窑门，“我……”李文杰只说了半个字，就跳开了，他感觉那火能把他烤化，最终像水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李文杰怔怔地看着汗津津的父亲，目光里生出几分敬意。可很快这几分敬意，在随之而来的口水与不屑中荡然无存。李文杰不看父亲，径直走到窑门前，把钎子伸了过去。

“啪”，父亲狠狠地抽了李文杰一掌。

李文杰腾地转过身，横眉立目地与父亲对峙。李文杰高大结实，父亲瘦小枯干，无论身材还是力量都是极富悬殊的较量。父亲冷峻的脸色与坚毅的目光让李文杰望而生畏。

“你也累了，喝点儿酒，解解乏。”李文杰换了一副语气。

“油烟会影响瓦盆瓦罐瓦缸的亮度。”父亲生怕李文杰不明白，补充道，“瓦盆瓦罐瓦缸最好经过木质火的煅烧，才有亮度。”

李文杰“噢”了一声，却不知如何是好。父亲撮了一些炭火，放在铁盆里。李文杰一看乐坏了，“还是老哥主意多！”

李文杰和那些人在炭火上很快烤好了跳兔，招呼父亲。父亲摆摆手，专心致志地看着窑膛。

父亲有着超人的毅力。自从父亲查出脑囊虫病后（我怀疑，父亲之所以消瘦，是囊虫这种寄生虫吸收了父亲身上的大部分营养），父亲毅然绝然地戒酒了，从那以后，父亲滴酒不沾。十几年后，父亲戒掉了烟。父亲戒得很彻底，也很痛快。

李文杰和一些人吆五喝六地喝酒、吃跳兔时，父亲蹲坐在窑门前，吃着被炭火烤得外酥里嫩的馒头。白白的馒头被烤得金灿灿的。直到多年以后，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流口水。

我终于没有父亲的毅力，更架不住李文杰等一伙人的好劝歹劝，也啃起了跳兔。最初，我还有所顾忌，母亲埋怨的目光让我总不能放开手脚大吃特吃，当跳兔的一只大腿进到嘴里后，我彻底忘了母亲的眼神，更忘了守在窑膛前瘦小的父亲。在我吃得肚子鼓得像青蛙肚子时，有人趁机让我喝下了白酒，他们只告诉我那是水。当我龇牙咧嘴，恨不得把吃进的东西全都吐出来时，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并大声招呼着父亲的名字。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醒来时，太阳已经照屁股了。

怕什么来什么，好好的天，突然飘来一块乌云。没有多时，整个天空阴沉沉的，马上就下雨了，而且是大雨。

被高云言中了，只不过，比他的预言往后推了整整一天。

高云倒背着双手，乐呵呵地看着父亲，“我说什么来着，说下雨就下雨……”高云的话真灵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雨点落在窑上，发出“噗噗噗……”的闷响声，伴随着一股股白烟升起。白烟刚刚升起，又被接连而至的雨点拍了回去，再找，就不见了，不知是被随后的雨点吸收了，还是被窑四周滚滚热浪蒸发了。高云再也不能保持完美形象，抱头往帐篷里钻，结果被我挡在外面。这个时候，我可不希望他给父亲添乱。父亲太不容易了，他不仅受到人的欺负，还受到上天的欺负。

雨越来越大，整个天空像块巨大的雨幕，雨水源源不断地顺着雨幕从天上流下来。

我们一阵手忙脚乱。父亲顾不得许多，匆匆跑回窑门前。大雨初来，窑的温度还是足够的，就怕接下来，大雨不断，吸收窑的热度与温度，那样一来的话，窑里的瓦盆瓦罐瓦缸就大大受影响。现在惟一的办法是大量地往窑膛里添薪柴。而薪柴一时又不能添得太多。添多了就容易“火”，时间一长就形成外着里不着的火势。这种火既没有足够的温度，也没有足够的强度，最终煅烧出来的瓦盆瓦罐瓦缸发乌，缺少亮度。

父亲看着火势，适时地添着薪柴。薪柴源源不断地被父亲送进窑膛里。可有一样，因为需要的薪柴太多了，父亲又离不开，抱薪柴的工作就由我和母亲完成。我和母亲一会儿雨里，一会儿火里，不大一会儿，身上就混和了火与雨的味道，湿漉漉，温乎乎。

虽然我和母亲及时地把薪柴源源不断运到父亲身边，可有一样，因为雨太大了，已浸透薪柴内了。薪柴添进窑膛里发出“滋滋滋……”的响声，还夹杂着被一时强火挤压出来的水珠。烟囱里冒出来浓浓的黑烟。这一切都说明窑膛里火的温度与强度发生变化了。

父亲看到这儿，几步跑出窑门。父亲再回来时，抱着一捆松树皮。松树皮富有油质，这种情况下，它既能充分燃烧，又能迅速提高火的强度与硬度。

顷刻间，窑膛里的火势恢复了，烟囱里冒出淡蓝色的烟，没过多久，就与雨融为一体。

父亲命令母亲拆掉帐篷。我和母亲大吃一惊，帐篷是留给父亲用的。几天来父亲没有合眼，再这样下去，父亲会累出毛病的。这个节骨眼儿上，父亲更需要帐篷。母亲还是很懂父亲的，拉起我，钻进雨幕里，我们把帐篷拆掉，苫在薪柴上了。

入夜后，雨势小了。窑场被笼罩在雾气里。我们一家蹲坐在窑膛前，父亲注视着火势，随时添进薪柴。母亲烤着湿透的衣服。我浑身上下温乎乎的，很快打起盹儿，进入梦乡。

雨没有停的意思，时断时续，时大时小。

父亲愁眉不展，一会儿看看阴沉沉的天空，一会儿看看火势熊熊的窑膛，这一窑瓦盆瓦罐瓦缸是否能顺利出窑呢？

曹哈喇子来了。他二话没说，接过父亲手中的薪柴，“你去歇一歇。”

我呆呆地看着曹哈喇子，他一说话，随着飘落的口水也挺可爱。

想不到的是，李文山也来了。李文山一直黑着脸，不说话，开始搭帐篷，他一边搭帐篷，一边批评母亲，“这个时候，怎么能没有帐篷呢？他有多大的能耐，身子能碾几根钉……”

我第一次听这话，却没有感到讨厌。

晚上，李文杰、高云来了，他们拿来很多吃的，遗憾的是却没有跳兔。这个时候，跳兔都潜伏进深洞里了。一连多天雨势不停，天气透着丝丝寒意。帐篷里却热乎乎的，异常的热闹。众人围坐在炭火旁，吃着说着，惟一的话题无非是父亲，说父亲是头倔驴。

李文山一直黑着脸，不说话。众人对他置若罔闻，仿佛他就是一团空气。

“大家快吃，吃完该干什么干什么。”李文山说话了，“之后，别打搅秋明睡觉。”

众人连连点头。

窑膛撤火时，雨也停了。父亲添完最后一根薪柴，封死窑门，再也坚持不住，瘫在地上。

李文山、曹哈喇子轻轻抬起父亲，送到帐篷里。父亲昏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父亲醒过来之后，直奔窑场。李文山、曹哈喇子早已打开了窑门。父亲看到黑漆漆如黑金似的瓦盆瓦罐瓦缸时，精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李文山、曹哈喇子小心翼翼地往外搬着瓦盆瓦罐瓦缸，时不时用手指弹一下，“当！”手指下发出脆响。

黄河口风情 黄高潮 摄

发羊财

□史怀宝

这些天，老绵羊总佝偻着身子，铆着劲地往村支书老歪家送钱，两千，三千，又是一个三千……每次送钱，他的厚嘴唇总“唛——唛——”地吧嗒着抽泣，如一只正在挨刀的羊。老绵羊坐在村南小桥的青石阶上，像个走了男人的老寡妇，仰天拍着巴掌粗着嗓子眼泪横流。

老绵羊家祖宗四代发羊财，不说他爷爷民国时代如何如何，从他这辈起，他家依然紧紧地交着羊的好运，他往往买一只羊肚里能带两只；买两只不久就能变成一群。别人家的孩子放羊是为了娶媳妇，老绵羊家的孩子放羊是为了盖高楼。要不是这些年村里时兴外出打工，他是不会让小儿子杨小羊跟着村里人往外跑的。杨小羊去年定的亲，今年国庆节成家，女方家要了两万彩礼，还要老绵羊像给大儿子操持婚礼一样，给小儿子盖一座至少两层的小楼。为了盖小楼，小羊今年没出远门。老绵羊家还真发羊财，三月初三，杨小羊上集捡了一个大便宜，一个叼着烟卷的胖汉子牵着一只大袍羔白寒羊让他给个价，小羊摸摸兜里的六百块钱说钱不够，眼睛却馋馋地紧盯着大袍羔，胖汉子说五百就卖，自小跟父亲学相羊的杨小羊二话没说就掏钱，那哪是一只羊？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三只，别说五百，一千五也值。一手交钱一手交羊，从胖汉子手里接过缰绳，杨小羊拽着大袍羔风一样往家赶，生怕胖汉子反悔追上来，大袍羔不情愿地咩咩了一路。果然，麦子黄梢的时候，那只大袍白寒羊变成三口之家。又过了俩月，老绵羊吩咐儿子牵着大袍羔一家到集上溜溜，少三千不出手。老绵羊知道大袍羔一家来年很可能是一群，别说三千，三万也有盼头，这不是眼下盖楼缺钱嘛，他为此伤心了大半晌。

老绵羊家还是赚的，老绵羊在家里自我安慰地盘算着等待着，却等来儿子被警察拷走的消息。老绵羊“哎呀”一声，老泪纵横，佝偻着驼背往老歪家疯跑。村支书老歪是个热心人，他抽几口老绵羊递上来的香烟，吼吼地咳嗽着嚷嚷：哭啥！哭啥！捞人要紧。老歪短粗的手指不住地点击着家里的电话，说如今没钱啥事也办不成，让老绵羊快回家准备两千块钱。老绵羊陀螺般赶回家，掀起大床上的被子，揭开高粱篾编的席子，从前天卖麦子的钱里点出两千来。老歪也不接钱，骑上他那辆上个世纪买的摩托车，驮着老绵羊往镇上狂奔。

镇派出所门口，老歪当协警的大外甥接到电话走出来，跟老歪嘀咕了一阵子。老绵羊才明白咋回事。上午，杨小羊正牵着白寒羊一家在集市上看行情，一个大脚老太太凑过来，左瞅右瞧了一阵子，当着那么多赶集的乡亲，突然高喊那只白寒羊是她家养了5年的喜儿，杨小羊跟老太太吵起来。有人叫来警察，老太太当众让大家看羊角下刻着的两个红字——喜儿，俩红字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警察解开喜儿，喜儿咩咩地领着两个孩子跟着老太太走了，杨小羊使尽吃奶的力气吹口哨跺脚大喊，喜儿却如一个绝情的女人，头也不回地跟着别人当众私奔了。杨小羊被警察带走了。大外甥说这事得到县里找人，快回家操兑钱吧。老歪让老绵羊拿出那两千块钱，大外甥摇摇头说至少一个大数。

老绵羊开始出血了，先是两千，说是请客送红包用的；再是三千，说是请律师用的；又是一个三千——说是给看守所、法院打点关系的。花完卖麦子的钱，他挪用盖楼房的钱……老绵羊一次次地拿钱送钱，老歪一次次地往县里跑。

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小羊的消息。老绵羊坐在老歪家里，先是如一只找不到娘的小羊羔，咩咩地流着眼泪可怜兮兮地哭，后来如一只失去孩子的老绵羊，攒尽全身的力气唛唛号哭。大闷头身材短粗像厨房上的小烟囱，小烟囱轻易不冒烟火，一听到老绵羊的哭声她就低着头往邻家躲，一见大闷头，邻家女人抱着孙子总喋喋不休地埋怨老绵羊，这天竟然不给大闷头开门，大闷头怏怏地返回家，小烟囱的火苗子蹿出来，她赌着气用竹杆啪啪啪地拍打着自家的大白猪尖叫：你儿子不偷，国家咋法办他？给你家捞人，还闹俺家？要哭滚村外去。

老歪一连几天没回家。

邻里们议论起来：老歪拿钱跑了？不可能啊。

这个小羊，看样子挺老实的，咋干这蠢事？

如今捞个人没个十万八万的，哪行啊！

老绵羊，上访吧——

老绵羊的白胡子可怜地抖动着，他泪眼婆娑地感叹：这世上哪有富过三代的！哪有天上老是掉馅饼的好事啊！白寒羊是不是偷的？俺心里也没底，俺家的羊运到头了？还是俺使的钱不够啊？他继续整日里借钱，东邻西舍，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七大姑子八大姨，差不多都让他跑断门槛了，就差亲家没去了。

老歪不再催他要钱，却玩起了消失。老绵羊龟缩在村西家庙后面，家庙是老歪和老绵羊前几年敛大伙的份子钱盖的，他唛唛的哭声锥心刺骨，仿佛一只正在排队挨刀的羊，又如那年他亲眼看到他爹为了救一只落水的小羊羔被赵王河的洪水吞没。哭累了，他抹抹眼泪踮着脚尖往家西的小路上张望，他这样打着眼罩久久地站着，驼背都快站直了。

黄昏，远方终于传来一阵熟悉的马达声，一声高一声低的，像个苟延残喘的老人的咳嗽。老绵羊从家庙前的石头上站起来，噔噔地小跑着迎上去，他怀揣着两万块钱。昨天傍晌，他厚着脸皮来到邻村亲家家，亲家爹知道杨小羊的事了，人家一直没捅破这件事。庭院的葡萄架下，老绵羊搓着脖子里似乎永远也搓不净的灰，一张老脸滚烫得像当众踩着母鸡的大公鸡的红冠子，他哼哼哧哧大半晌，咬咬牙，就不知羞耻地张开两片厚嘴唇：亲家啊，您手底下宽敞不宽敞？亲家爹没多说啥，从屋里拿出两沓钱冷冷地推到他面前，说：俺闺女嫁鸡嫁狗，也不嫁给一个贼！

定礼退了，儿子的亲事也就了啦。

夕阳下扬起一股尘土，地平线下冒出骑着老牛一样的老歪，老绵羊的厚嘴唇嗫嚅着，大老远唏嘘着高喊：大兄弟，借到钱了。

老歪头发灰白，小脸黑瘦，一张嘴一股臭烘烘的牙尘味，摩托车沙哑的突突声停了，老歪拉着一个光头小伙子走过来，小伙子头低低地，喊了一声：爹——

老歪看起来很疲惫，像他那辆快要散架的摩托车，他从提兜里掏出两沓钱，有气无力地递过去说：绵羊哥，真贼给公安的提溜起来了，还逮住一个团伙，咱孩子是冤枉的，这是上面的补偿。

老绵羊缓缓抬起暴起青筋的黑手，摩挲着儿子一下子瘦下来的苍白的脸，杂草般的胡须上挂着泪水和鼻涕，厚嘴唇喃喃地吧嗒着自言自语：俺老杨家还是发羊财啊——

《文艺报》“新作品·小说”征稿启事

为推出优秀原创作品，发现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文艺报》“新作品·小说”版将自2014年1月1日起，面向全国征稿。

征稿对象：

全国高校及中学在校学生，鼓励作品以校园生活为题材；

广大农村文学爱好者，倡导反映当代农村现实生活。

征稿要求：

原创小说，未在其他报刊发表，杜绝抄袭。内容健康向上，视角新颖，感受独特；有较高艺术水准。篇幅在5000字以内。来稿请注明“小说版征稿”。

投稿地址：

北京朝阳区农展南里10号文艺报社（100125）

徐 健 收

电子邮箱：

xinzuopinxs@126.com